

憶聯勤履鋒劇社

馬驥珠

民國四十三年我自澎湖歸來，休息了一陣子，心裏了無牽掛，生活過的輕鬆、愉快。不像以前每次演戲時，心裏所受的壓力很大。本來，做一個主角，關係整個演出的成敗，為保持以往的聲音，勢須全力以赴，以求戲演的更完美。這樣長期緊張的心情下，在生活上需適時調劑，來鬆弛一下過緊的心弦。

休閒時有位朋友來訪，他是我前任台南時認識的名琴票——史子翹，琴藝不錯，中規中矩，雖覺手頭稍軟點，但拉且角的戲倒挺合適。四十年虎嘯劇團成立時，曾邀他前往助陣，他因家室之累，未能成行。他當時在台南的履鋒平劇社擔任琴師，同來的還有他們的社長凌道腹先生，專誠來邀我參加他們的劇社。

履鋒社裏票友很多

說起履鋒平劇社，它是聯勤總部所屬橡膠廠的一個業餘組織，是由全廠員工愛好平劇人士所組成，劇社設備一應俱全，有全副戲箱及全堂場面等。該廠原係由大陸遷台，廠裏北方人很多，愛好國劇的更大有人在，雖都是票友，各行的角色却很齊全，只是獨缺挑樑的旦角，所以急需邀請一個對於唱青衣、演花旦及刀馬均可勝任的人來担綱，故特來邀我參加。

想想人真是很奇怪的？太繁忙了想休息；太安靜了又感無聊。既然有人相邀，「閒着也是閒着」（這是探母的戲詞：陰天打孩子的下半句），何況活兒（工作）輕鬆，待遇合適，我便簽約加盟「履鋒」了。

橡膠廠原是生產機構，是聯勤總部下面的廠、庫、院、站等後勤單位之一，財力自較充裕，福利辦的也不錯，全廠員工將近千人，位於台南市的東郊，他們平時加緊生產，努力工作，只有假日休息，廠方為調劑員工身心，每個週末都舉辦一次平劇晚會，與員工及眷屬們同樂，他們對康樂工作是很重視的。

應邀南遷召兵買馬

我為免每週往返徒勞，把家由台中搬到台南，劇社在他們員工眷村中撥了一棟房子給我，並用竹子圍了個院子，我便在院內搭起涼棚，裝上電燈，晚間乘涼，倒很舒服，於是就在此安營紮寨了。

當時劇社裏只有一位演武生的陳鵬麟是內行，我則是因演且角的內行來加入履鋒的第一人。票友們着重唱功，一般多演些文戲。員工們多希望每週演些新戲，不要翻頭，重複演出。幸而我的戲路寬，文武不擋，還能應付自如，但推出我

的一些戲來，劇社往往無法配合演出。於是，各方招兵買馬，積極網羅人材，以加強陣容。

那時平劇演員多聚集台北，「永樂」的班子雖早解散，各總部（除空總以外），都還沒成立劇團，但內行多不願離開台北，總認為在台北的機會較多。我們便以履鋒工作輕鬆（一週只演一次），生活安定（食有配給，住有眷舍），以為號召，終於請到不少內行參加，劇社陣容，為之一新。

堂堂陣容角色齊全

且角除我以外，邀來劉松嬌，她是我以前在虎嘯劇團時的老搭檔，我們合作很久，彼此都有默契，如今又再重聚，自然水乳交融。

小生王正廉，上海劇校畢業，與顧正秋、張正芬等是同期同學。人瘦瘦小小的，嗓子、扮像也不怎麼地，但頭腦靈活，反應很快，記憶力強，腹笥寬廣，編排新戲是把好手，他是最佳劇務人材，在履鋒有時也演丑角，算是兩門包了。

武淨張慧川，出身厲家班，為人忠厚，待人誠懇，台上幹活（演戲），從不偷懶。忠於藝事，人性很好，是戲班中「大大的好人」（起解的戲詞）。

武丑沈連生，是劉松嬌的夫婿，舣斗翻的好

，演來生色不少。
二路武生劉幼斌，是內行，出身不詳，扮像不錯，習氣不少。

此外還有傅震球、陳雲甫等人，傅前在虎嘯多年，陳是武行，打個擋子，扮個下手，少不了他。

最後介紹一位，是接替陳鵬麟，演武生的李鳳翔，梨園世家，姐姐即名伶李硯香。他的武功磁實，玩意（劇藝）地道。台上演戲，從不偷油脫滑，有拚命三郎氣概，李桐春和他私交甚篤，其弟環春，改行武生，兄弟之間不便過嚴授藝，都是李鳳翔從傍指導。惜乎近年來身體發胖，但他的勾臉武戲還真架式威武，氣勢凌人。

此外，特地介紹劇社的當家老生韓健夫，雖是票友，但唱的很有韻味，而且身上邊式，做表不俗，頗有職業劇人的水準，今後一起演出，當可收紅花綠葉之效。

還有一位花臉高雲鵬，個大聲粗，嗓音宏亮，勾起臉來很是威武。總之劇社一共五十多人，每人都有一手，恕不再一一細表了。劇社陣容加強以後，每週演齣新戲，新人新戲，自然大受歡迎。

首次參加康樂競賽

到履鋒幾個月以後，四十四年國軍文化康樂大競賽即將來臨。廠方認為劇社陣容既已加強，便準備要參加業餘平劇組競賽，社員們聽了自更高興，都想前去一顯身手。

當前先須決定參加競賽要演什麼戲？當然這一個戲須負意義，以能鼓舞士氣，振奮軍心為首要。同時使劇社的人能人盡其才，各顯其能才好，幾經考慮後決以荀灌娘一劇參加競賽。

劇本決定了，接着選派角色，務使各人才藝都能有所發揮，這齣戲主要角色是這樣分派的；由我飾演荀灌娘，老生韓健夫飾灌娘之父——襄陽太守荀松。王正廉演灌娘之兄——荀常，這是個小丑角色。花臉高雲鵬扮演荊州刺史——周訪，沈連生的馬童。角色分派妥當後，即開始加緊排練，積極準備了。

說起荀灌娘這個戲最精彩處，就是灌娘夜晚率領家丁突圍求救的那場。灌娘女扮男裝，頭戴倒纓盔，身穿帽釘甲，光這身打扮就甯提多帥了。在這場戲中主要唱小生的娃娃調的唱腔，調子唱到高時激昂高亢，唱到低的時候又曲折婉轉，說句現代時髦的話，真是旋律很美。劇社為了參加競賽，兩月前特地請來名琴師朱少龍擔任操琴。錦上添花，更為生色。那次是在台北國光戲院演的，國光也就是現在的國軍文藝中心。當我演到突圍求救那場時，在上場門裏邊先唱：「改男裝只覺得威風浩蕩」這句倒板之後，台下立即響起一片如雷的掌聲。接下來扮馬童的沈連生，一連串的空心筋斗翻出場來，他翻的高；落地輕；起身快；姿勢漂，立刻又得到檯堂好。緊跟着在四擊頭鑼聲中我出場亮相，此時，氣氛熱烈火爆，氣勢先聲奪人，全場就像鳥兒炸窩似的一個滿堂彩。在全場精神振奮鼓舞下，我自然使出渾身解數，全力的卯上了。

下面我每唱一句，亮個像，馬童在這中間翻出各種輕巧騰挪的筋斗。最後我唱完：「借來了勇鷄貅共滅虎狼」這句腔後，馬童作牽馬狀，兩人在台上跑個圓場，這時我站到台中間，馬童在下場門，翻出騰空的筋斗，從我頭上越過。在全場熱烈掌聲中，兩人快步下場，真是達到這戲的最高潮了。

不想那次競賽的結果，我們只獲第二名，可是劇社的人都已全力以赴，盡了心力，雖獲亞軍，也問心無愧了。

評審嚴格把握時間

這是我頭一次參加國軍舉辦的文康競賽，演員進入後台還要先點名，以防冒名頂替。競賽評判的項目也很多，自然劇本的主題意識如何，所佔的評分比例不少，其次是演員的才藝（包括唱、唸、做、表等），以及團隊合作方面，如像龍套的舉旗子；武行不手拿刀拿槍的；隊形排列、停止行進等動作是否整齊，精神是否飽滿等等。

對後台工作人員的評分，主要看後台的秩序、紀律、工作效率，以及是否在規定時間撤離和後台的環境清理等項。這樣一來，演員們在後台，一個個都像學生進入考場那樣循規蹈矩的了。不似往常後台那麼混亂，不堪入目，就像在電影電視上描劃演戲的人，在後台叨着烟卷兒，滿嘴髒話，那樣醜惡的一面了。我在想，平時要能這樣該多好。

競賽還有一項演出時間的規定必須遵守。由

于參加的單位很多，一晚通常要由兩個劇隊表演，是以每一單位的演出時間，規定須在一個半小時以內。拿荀灌娘這戲來說，通常需用兩小時才能演完，故必須予以濃縮，刪除不必要的場次，台詞力求精簡，俾便在規定時間內演完。我們那次比賽正好演完了「時間到」。

據說有個劇隊可能時間沒有算好拿準，戲演到最後一場，整個結局還沒有交代清楚時，鈴聲響起，司幕的人不等演完，就將大幕關閉了。被扣分不在話下，當時把演員都攔在台上，那才尷尬哪！

佳節應景演白蛇傳

四十五年的端午節，廠裏舉行員工同樂晚會，我們推出應節佳劇——白蛇傳，由我扮白素貞，劉松嬌的小青，王正廉演許仙，張慧川飾青風大仙，劉幼斌的鶴童，沈連生的大師，李鳳翔扮演伽藍，人頭整齊，全標上霸，好不熱鬧。

那晚由白素貞得道下山演起，接下來收伏小青，許仙遊湖，避雨借傘，報恩成親，偷取庫銀，回家被捕，素貞施法，大鬧公堂，發配蘇州，開設藥房，端陽顯形，盜取仙草，許仙還魂，水漫金山，斷橋相會，素貞產子，法海施術，收復素貞，仕亦祭塔，到母子相會，超度昇仙止，全般情節，由頭至尾，一次演完。這完全是按照本戲的演法來演，每一節目僅是一表而過，不太注重唱功，介紹一個完整故事而已。

這戲是由王正廉排的，演的倒蠻有趣，娛樂性很高的，舉例來說，像收伏小青蛇這一段時，

青蛇原由武二花扮的青風大師，被白蛇收伏，讓他變成奴婢相隨，他進入後台，跟着變出一人，一身女子打扮，一手持扇，遮住半邊臉，素貞要她把扇子拿開，那一半臉仍是鬼臉，再命她變來，這時劉松嬌的青兒，才持扇擋臉出場，像這樣噱頭，頗受觀眾歡迎。其實如按以前的正統演法，只有崑曲的金山寺，斷橋以及唱反二簧的祭塔三齣，另外則屬於武旦戲的盜仙草、盜庫銀兩齣。金山寺連唱代做，有文有武，是古典歌舞劇；祭塔是專重唱功的戲。

我那時年輕好勝，如按正規演出，總是前面演金山寺，後面唱祭塔，一氣呵成，藉此表現個人才藝。後來看到一位坤伶雖也這樣演下來，但祭塔的反二簧却少唱了好多句，想是怕嗓子頂不下來吧？

那時每次吊嗓子，我總愛唱祭塔，這一段反二簧一共有三十四句之多，其中有十幾句是長的大腔，可說是集反二簧腔的大成，吊一次嗓就要五十來分鐘，唱的真過癮。

劇社只有凌社長愛拉胡琴，他的一隻手胖胖的，手指頭短短的，我認為拉胡琴，手指要細長瘦瘦的較好些。這樣能按到千金（定音階的地方）下面很遠的部位（內行叫拉下把）；手指瘦按在弦上的地方較窄，音階要準些。不是嗎？

外子的表兄杜敬箴是海軍總部的法制委員，那時海總只有個業餘的平劇社，杜兼該社的副社長，他住在左營，每週都請他來操琴，外子也是胡琴迷，每個週末由台北回來，哥兒倆就一起研究琴藝。那時祭塔這齣戲剛剛流行，唱腔新穎動

人；過門新奇花哨，他們拉時胡琴和二胡的弓法一樣，停、起、快、慢，動作一致，弓子頭拉的整齊好看，所以我更愛唱祭塔了。

台上忘詞琴師傻眼

那一年履鋒曾到台北來演出，由軍友社安排演了十幾場戲。有次對方指定要演金山寺帶祭塔，這戲雖然是打在我手背上（內行形容自己熟悉的戲的話）。但在台北演出，非比尋常，關係個人及團體榮譽。杜敬箴是現役軍人，不能隨劇社前來，幸而履鋒早已請來名琴師熊輝華操琴，外子將杜表哥這一套拉法早傳了過去。但打鼓佬也很重要，他是指揮文武場的三軍司令，我便決心由私人出錢，請來鼓王侯佑宗打這場戲。我們以前在天津便很熟識。他願慮下活不湊手也是枉然，於是武場打大鑼、小鑼、鈸等人都由他請來，另外又請了笛子聖手張永和來伴奏崑曲。永樂武場的全班人馬都到齊了。文場則由熊輝華操琴，外子原在台北工作，便拉他來湊個數，他拉的好壞不談，戲班的話：「齊不齊，一把泥」（這是形容泥水匠用水泥磨牆，外表光滑之意）。文武場整齊，拉得嚴絲合縫，唱的舒服痛快，演來得心應手，自然更加精彩。

唱反二簧那些句大腔時，唱一句觀眾報以熱烈掌聲，胡琴接着拉個花過門，也跟着要個菜（與彩同意），唱到一大半，不想得意之餘，我一時失神，突然把下面的唱詞忘了，那時正是一句上句，接着一句下句的唱，沒有特定唱腔，只好跟着胡琴亂哼哼，這一來不要緊，可把琴師急壞

了。這樣唱下去怎樣收場；猛然一下靈感來了，思路通了，突然又想起下面的詞來，才接着唱完了這齣戲，可把他們兩人急出一身冷汗。還好那次沒用幻燈字幕，要不這個臉真丟大了。事後我們心照不宣，誰都不談此事，就這樣掩飾下來直到現在。那次演完金山寺，休息五分鐘時，李鳳翔一邊卸裝，一邊在說：「今兒個演的真痛快，想要什麼點子就有什麼鑼鼓，顯得武打特別有勁，有精神。」演完戲吃宵夜時，熊輝華問起侯佑宗：「您今天有些亮像的地方，怎麼只打崩冬倉（一鑼），不打四擊頭（鑼鼓名）？」侯告訴他說：「我們打鼓用的四擊頭，正跟你們胡琴拉花過門一樣，不能隨便用的。」誠然，拉胡琴在主角沒得喝彩之前，不能喧賓奪主，就拉起花過門，一味賣弄來討好觀眾，這種作風是要不得的。

他說：「當角兒在台上演到中途時的亮像，或在打到緊要關頭，突然停止煞住時，爲了加強表演的效果才用四擊頭，這時也一定要得到觀眾的滿場掌聲才行。與胡琴拉花過門是有異曲同工之妙。」他的這番高論，我倒真是聞所未聞，覺得有些見地，故此特地記述下來。

再接再厲終獲冠軍

時間很快，轉眼四十六年國軍康樂大競賽又快到了，這次我們選了梁紅玉一戲參加競賽。梁紅玉擂鼓戰金山原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。我爲演此戲，練功、擂鼓，費了一兩個月時間，戲裏需要女兵多名，便由廠裏的女工報名挑選，她們都

是一二十歲的女孩，聽說工資照發，還可藉此去台北玩一趟，都很高興來操演隊形，學習耍槍、跑原場等功夫。這個戲按老本子前面有玉玲瓏一折，是敘述梁紅玉當妓女，與士兵韓世忠相識後相愛的一幕，是着重唸白作表的花旦戲，後面戰金山是刀馬旦的重頭戲，紮靠開打，邊唱邊舞，身段極爲繁重，故有女挑滑車之說（挑滑車本是武生的重頭戲）。

那次角色是這樣排定的：

韓世忠——王正廉。 金樂元帥——韓健夫。

韓彥直——傅震球。 柳隱娘——劉松嬌。

郭耀師——張慧川。 金元朮——李鳳翔。

梁紅玉由我主演，其餘如沈連生、劉幼斌、陳雲甫、高雲鵬等都是番將，人頭算是相當整齊了。

戲裏梁紅玉要紮靠開打，尤其是四擊頭亮像時，最好能一連走三個鑼子翻身，最後再接着一個反的鑼子翻身，然後亮像，這樣腰腿要有點功夫才行。走鑼翻身時，上身要低，背後四個靠旗的前端都衝向前台，很快一連翻三個鑼子翻身，靠旗隨着上身旋轉，在台下看來，轉的像朵花似的，接着腰上使勁，擰一個反鑼翻身，把靠旗再轉成一個反方向的花來，真是好看，這當然也要看你功力如何了。

那次競賽先要預選入圍，再參加決賽，我們斬關奪將，最後終於得到平劇業餘組總決賽的第一名，並獲冠軍金虎獎一座（空軍的老虎將軍王

叔銘，那時升任參謀總長，我想獎品或因此命名吧？）

我們獲獎後，在台北一連演了將近十場梁紅玉，盛況空前，深獲好評。有一次在信義路的國際學舍演出，那時國際學舍剛蓋好不久，台上的地板是新的很滑，台的中間鋪了塊地毯，並沒完全鋪滿。我紮靠出場，兩手掬翎，向兩邊做望門狀，稍微斜着身，一面走着小碎步，一面轉身時，不意差一點就被滑倒，好險！

接着還有一場，女兵先跑步出來，我和身後撐旗的女兵再行出場。不想領頭的女兵一不小心，來了個「老太太鑽被窩」，出溜一下竟滑倒台上，後面跟着陸續出場的女兵，一時刹車不住，說是遲，那時快，就像在冰上打冰出溜，在冰上滑行一般，一個接一個，又如公路上發生連環車禍似的，後面一個撞上前頭的一個，您瞧！醉里叭啦，呼兵嘆嗚，手裏的槍也掉了，人全都跌倒台上隊形大亂，真是慘不忍睹。

此時梁紅玉在台上也傻眼啦！簡直一點軀都沒有啦！我該怎麼辦？怎麼單在出場時的節骨眼上出這麼大漏子？這一下全玩完完，滿嘔嘔！那天經這麼一來，戲自然演不好了，只好草草收場。這是我自出道演戲以來，頭一回遭到的事，現雖事隔二十多年，想起當時的窘狀，那滋味還真够回味老半天天的哪！

我自四十四年加盟履鋒，一晃五年，直到四十八年十二月，橡膠廠遷台建廠十週年紀念晚會，我演完花木蘭戲後不久，爲免我的家分開兩地，照料不便，便決心請假離開了。



上圖：八義圖馬驪珠女士飾莊姬公主。
 下圖右馬驪珠大英杰烈劇照。
 下圖左馬驪珠玉堂春劇照。

